致“盲”的爱

薛 舒

十八岁，读过一首叫《黄梅雨季》的诗，忘了作者名字，依稀记得，年轻的大学生在雨季的南方怀念故乡。站台上，一列绿皮火车冒着白烟驶向远方。那个远方，被大学生用一个重复的词汇娓娓念来，余音不绝：北方，北方，北方……那个在细雨中吟咏诗句的男子，让我忽然爱上了那片叫北方的土地。

后来，与北方男生“君”和“渔”做了朋友。那年冬天，他们邀请我去攀登长白山。果然坐上了一列绿皮火车，是的，世上最浪漫、最骄傲的火车，这列火车的名字，我想应该叫——北方男人。我藏身于这个“北方男人”的胸怀，穿越白雪覆盖的山岭一路向北。我看见了炫白的雪，岳桦林和杨树林错落于雪原，日光融于雪色，飞鸟展翅掠过，晴空被划破，又瞬间弥合。长白山高耸的银色峰巅下，“君”和“渔”正遥遥等候。

把墨镜遗忘在背包里，目光裸露于茫茫雪野，失去遮蔽的双眼疼痛欲泪。通往天池的山路上，高空寒风猎猎刮过面颊，冷冽而坚硬。脚下是凝固的雪，山崖上的积雪亦如有着尖锐快口的石斧，它若不割伤我的目光，我就只能用目光去割伤它，为自己剖开一条冰雪的道路。

“君”那一抹殷红温热的身影引领着我，他托着相机，走得快速而稳健，却始终未消失在我的前方。“渔”独自在悬崖边伫立无语，他亦悄悄写诗，却从不示人，诗句只在内心独白，此刻，他纤尘不染的沉默，让长白山保持了冰清玉洁的优雅和肃穆。

直至鹰嘴峰下，我已完全失去了视觉感知，只有白，白，还是白。风声隆隆，雪坡淼茫，阳光离我很近，脚下万丈深渊，往前跨一步，便可直坠而下，便可与死神亲密相遇，或者，某一片白云擎托住我，死亡便不再是沉重和黑暗，而是，如羽轻盈，如云飘逸，如雪明净，如此美丽的——白茫茫的死亡……那时刻，我在想，世上最美的，莫过于死亡。

幻觉，这是一个深陷于幻觉不能自拔的人毫无障碍的想象，因为雪野太广袤了，雪野一片素白，雪野让她变盲。她因此而洁净纯粹，而忘乎所以，而轻巧，而安然，而空，而静……而不再记得所有忧愁和烦恼。

这个跌落在幻觉中的人，就是我。

神智清醒时，已在山坳木屋里喝一杯热姜茶。厚厚的雪雾蒙住了窗户，木桌凳上，岁月的肌理散发出温暖的柔光，我视线里的人迹隐没如常，窗外梦幻的冰天雪地亦然，我却回到了人间。

回到人间，离开北方，后来，或者再后来，总要离开。夜行列车阻隔了皓白的北方之色，灯光混沌冰冷，站台空寂寥落。“渔”低头用一只脚搓水泥地，“君”在车窗外向我挥手。汽笛鸣响，我亲爱的北方，他正用缓慢乃至快速的节节后退，与我静静地告别。那首叫做《黄梅雨季》的诗，恍然映入头脑：北方，北方，北方……

后来，查百度，知道《黄梅雨季》的作者叫“甘伟”。那一年，复旦大学的忧郁男生正为爱情做一名“诗人”。诗其实青涩，然而青涩的诗句却致我以盲，我便迷失于北方之梦，在盲白中寻找爱情，青春的心，却充满骄傲的忧伤。

然而，一个为爱而盲的人，内心终归有着无与伦比的静寂和纯洁。我确信，年轻时，拥有一处梦中的爱情故乡，是一种幸福。

妈妈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朱同玉

当小李再次出现在肾移植随访专科门诊时，我们真的很难将眼前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和半年前那位萎靡不振的尿毒症患者联系起来。现年34岁的小李在上海某知名媒体工作，一年前诊断为“尿毒症”并接受了血液透析治疗。半年前，他的妈妈将左肾捐献给了他，他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接受了活体亲属供肾移植手术。

4年前，小李在体检时发现尿隐血和蛋白尿，并伴有血肌酐的升高。当时的他正在上海某高校就读，并即将毕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在上海某知名医院接受了肾脏的穿刺活检，病理提示为“IgA肾病”。IgA肾病是常见的一种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其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肉眼血尿或镜下血尿，可伴有不同程度的蛋白尿，部分患者可以出现严重高血压或者肾功能不全，大多数患者将会逐渐进展为尿毒症。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小李觉得自己坠入了冰冷的深渊。在家人的鼓舞和安慰下，他鼓起了战胜病魔的勇气，并开始积极接受治疗。经过短暂的药物治疗后，他病情得以有效控制，血肌酐也逐渐恢复到了正常。

然而，1年前小李开始出现双下肢浮肿及高血压，到医院检查发现血肌酐已经接近300 umol/L，并在药物治疗的情况下一个月内升高到1000 umol/L左右，被诊断为“尿毒症”。之后，小李开始接受腹膜透析治疗，但由于腹透的效果不理想，很快便转为血透治疗。每周3次，每次4个多小时的血透治疗对小李真的是一种煎熬，每次血透之后他都会感到非常疲乏，一点精神也没有。一次次血透后，他渴望摆脱血透的决心也在一点点增加。

杏林夜谈

小李来自浙江省的一个单亲家庭，父亲在小李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妈妈含辛茹苦地将他和妹妹抚养长大。因为小李的病情突然进展到血透的地步，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混乱中，妹妹本计划于年前举行的婚礼也取消了。看着儿子每次血透都要承受的痛苦和日渐消瘦的脸庞，小李的妈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萌发了捐献一只肾脏给儿子做肾移植的想法，妈妈的想法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经过多方打听和比较，李妈妈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的诊室。经过一系列完善而详细的检查，我认为妈妈和小李之间符合活体亲属供肾移植的要求和条件，并提请了中山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和上海市卫生局的审批。2013年12月23日，这值得小李铭记一辈子的一天，李妈妈将自己的一只肾脏给了儿子，也给了儿子第二次“生命”。两台手术进行的都很顺利，李妈妈接受的是微创的腹腔镜取肾手术，术后恢复的很快，第5天就出院了；小李在术后第4天的血肌酐也降到正常范围之内，第6天已经开始下床活动了，第10天就出院了。

小李是不幸的，因为他得了尿毒症；小李又是幸运的，因为妈妈又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如今，我国还有近200万尿毒症患者正在翘首企盼肾移植机会的到来，而且这个数量每年还在持续增长。由于非活体亲属来源供肾的严重不足，我们提倡开展家庭内部互助自救，进行活体亲属供肾移植。（作者朱同玉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兼青浦分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知名肾脏移植专家）

芭罗莎踩葡萄

沈 煜

作为全澳最知名的葡萄酒之乡，芭罗莎（Barossa）被无数爱酒人士列入此生必去之地。而芭罗莎两年一度的葡萄酒节，即使在南澳这被誉为“节日之州”的地方，也算得上历史悠久，热闹非常。

我不喝酒，每次参与一些法国、意大利著名酒庄的品酒活动总是忐忑不安，因为我总是无从分辨那些烟熏味、橡木味、或者葡萄柚味。而在澳大利亚，我可以完全放下这些束缚，芭罗莎的葡萄酒显得十分平易近人，无论是价格还是从业者的态度。

1947年，芭萝莎的葡萄农和酒庄们为了庆祝葡萄采摘工作的结束而发起了这个活动，随后芭萝莎美酒节每两年进行一次，如今已成为集中芭萝莎美酒美食和民俗传统的大聚会。几乎芭萝莎地区的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大狂欢：大大小小的酒庄、葡萄农户、学校、家庭、餐馆……他们制作了各种各样的花车与道具，组成一支长达几公里的游行队伍，在芭萝莎最主要的道路上浩浩荡荡地行进。

最新鲜刺激的，是当地人也趋之若鹜的踩葡萄比赛。这个传统据说久而有之，在酿酒还未工业化时，人们把成熟的葡萄放入橡木桶，光脚站在桶里踩踏出汁，以此作为酿酒的一道工序。所以芭罗莎葡萄酒节上，人们“疯狂踩葡萄”的举动，既有向旧时代致敬的意思，更多的还是寻获游戏的欢乐。除了加快踩踏频率，互为一组的两个人还要搀扶着对方，防止滑倒。比赛共持续两分钟，最后以选手踩出的葡萄汁水多少取胜，踩出最多葡萄汁的一对选手，会赢得大家的喝彩和拥抱。

整个南澳都充斥着这种富足的、安静的、带着微醺葡萄酒香的田园乡土氛围。不需要挣很多钱也可以享有美酒、阳光、干净的空气和人们温暖的笑容。

这是南澳给我的生活体验，可惜这个道理在国内只有很少人相信。

七夕会 摄影故事

夜光杯

半把桃木梳子

黄丽珈

小时候，常常被爸爸骂是“收荒匠”（四川话“拾破烂的”）。我有一个铁盒子，里面装了好些糖纸、香味橡皮、卡通贴纸。这些都是我的宝贝。

大学到后来的日子，我早就遗忘了这些所谓的收藏，最近才在爸爸的督促下，重新整理自己的物品。在那个装满过去记忆的月饼盒子里，我意外地发现了半把梳子，半月形的老式木梳，深咖啡色，梳齿有些已经残缺，梳手持柄上有些脱落的花纹，鸟飞翔态。百思不得其解，问爸爸。他拿着这半把木梳子，眼里露出一些些喜悦，但是很快又被忧伤所笼罩。

旧时的居住，除了特别有钱的人住独门独户的院子，大部分的人都是好似“72家房客”这样群居在石库门（上海）、“院坝”（四川），或是“四合院”（北京）。邻里邻居都知根知底，既有相亲相爱也有口角拳武，闲话八卦也绝不少，但是这家婆婆说说那家的孽子，这家的叔叔帮过的，把梳子背在火上烤一下，烤热，然后慢慢在乳房上，从外往里面梳，就好了。”半信半疑的爸爸前院后院问了一圈，真的在白户籍（警察）家借到一把老桃木梳子，按照福婆婆的话做起来。爸爸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都是满脸笑容，说：“真的，才没梳几下，奶水就飙了出来，你妈妈也是舒了一口气。这样子，你才吃上第一口奶，一吃就吃了10个月，长成一个胖娃娃。”

爸爸每次回忆到我小时候的事都特别兴奋，喜悦的笑容让满是皱纹的脸都有了生气，有些红红的，还会两只手比划，怎样第一次抱我，我大约多长，每次他说到这里，他都会叹气说“才一眨眼，你就这么大了。”刘婆婆，福婆婆，白婆婆，好些前院的婆婆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予爸爸指点，有提醒如何用“蜡烛包”的，有演示如何洗澡的，有给予小偏方让我不啼哭。没有爷爷奶奶的我，好像也有了些老人缘。

如今，独自生活在上海的我，身边的好闺蜜几乎都为人母。看到她们常常有这样那样的育儿问题，我常常想，如果那些婆婆们在，日子是不是会更简单些。普通百姓的民间智慧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吧。旧时读书，习字，学手艺，都依赖“传教授业解惑”的老师口口相传，书上写的大道理和普通人家没有太多关系，就是老辈和小辈这样相互关照，才能把一代代的生活智慧传下去。现在大家一门关死，谁知邻居二三事，哪来的沟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心理疾病的人才特别多，是不是这样人与人才冷漠。

饮食需卫生

邓为民

日前，去小区附近的一家熟食店购买盐水鸭，见一营业员把砧板上刚切好的葱花放入碗中，然后用抹布把砧板一抹，就要给我切盐水鸭。我连忙说，你怎么砧板生熟不分的？营业员听后只得把砧板拿去清洗消毒，但嘴里还强词夺理说什么葱本来就是杀菌的，没关系。随后，我把钱从小窗口递进去，她找我钱，这一递一找的过程中，钱就在熟食上经过，而且，营业员不戴口罩，裸手接触钱币，然后再去拿熟食，实在太不讲卫生了。

这家熟食店，店内证照齐全，橱窗整洁，防蝇防尘，看似还算不错的店面，其内部尚存在这些卫生问题，一些街头的小摊小店的卫生问题就更多了。比如，食品裸售，像市民夏季比较喜欢凉拌豆腐、麻糊等，但这些东西在一些摊位上都是『敞开』供应的，苍蝇叮爬，灰尘撒满。还有一些熟食小摊，没有空调，在盛夏季节里，食品极易腐坏变质。特别是夏天街头的夜排档，虽然价格『亲民』，但餐具的卫生，食材的新鲜度，都令人担忧。

夏季高温高湿，细菌较易滋生，是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我们在呼吁相关部门加强对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的监管外，市民自身的防范工作同样不容忽视。首先，生吃瓜果及凉拌食品时，一定要洗净消毒，现做现吃。隔顿、隔夜菜要彻底加热后再食用，不要把冰箱当作『保险箱』，存放在冰箱内的食物同样需要在加热后食用。注意家庭砧板、餐具、刀具的卫生，做到生熟分开。不去无证摊点购买食物和就餐。不要购买临近保质期的食物，对已有异味的食物不要舍不得扔。只有大家对夏季的饮食卫生更重视了，才能安然度夏。

灯花

今宵灯谜

江更生

宋、齐、梁、陈

（卷帘格，三字房屋方向用语）

昨日谜面：梅川儿女（蜜饯）

谜底：嘉应子（注：广东梅川，古称嘉应）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多想做好自己，少想要求别人，至少先想做好自己再想要求别人。

爱在呈现、回报、传递中播撒种子。因为种种原因，种子不定发芽，发芽不定成叶，成叶不定成材，所以尽量传递而不要祈求过多的回报，同时以爱的精神和营造爱的氛围让爱的种子发芽壮大。

将要或正在办事（尤其是重、大、要事）时，轻言放弃往往是重失信心的开始。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请勿言放弃。

回忆往事的时候，父母、子女的感受因为角度不同而负担太重或有歉意等——其中许多感受还相反，如面对父母的歉意而子女却对父母深怀谢意等；有的自己没有记忆，却因父母的回忆增长见识和更好地认识自我等。

一分价钱一分货，一份功夫一份成果，一份交往一份情，一份恩爱一份福。因为虚无所得，而实有所获。

为人做事，免不了有人反对。问题是有多少人反对，什么人反对，反对的是什么。有时，遭遇反对，反而证明你是对的。

客气客气，客来客气，客来客去。